

少年文库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水浒

(下)



水 浒

(下)

鲁 兵 节 编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
装帧

谢志鸿
王厚家

第三十一回 李逵赤膊夺鲜鱼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，投江州来。那梢公非比前番：拽起一帆风篷，早送到江州上岸。宋江依前带上行李，两个公人取出文书，挑了行李，直至江州府前来。正值府尹升厅。原来那江州知府，姓蔡，双名得章，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；因此，江州人叫他蔡九知府。那人为官贪滥，作事骄奢。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，抑且人广物盈，因此，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。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，押宋江投厅下，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，便问道：“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？”两个公人告道：“于路上春雨淋漓，却被水湿坏了。”知府道：“快写个帖来，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，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。”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。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帖，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，来酒店里买酒吃。宋江取三两来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，当讨了收管，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。那公人先去对管营、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，交割讨了收管，自回江州府去了。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，千酬万谢，相辞了入城来。两个自说道：“我们虽是吃了

惊恐，却赚得许多银两。”自到州衙府里伺候，讨了回文，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。

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请差拨到单身房里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；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；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，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；因此，无一个不欢喜宋江。少刻，引到点视厅前，除了行枷参见，管营为得了贿赂，在厅上说道：“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：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，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须先打一百杀威棒。左右，与我捉去背起来！”宋江告道：“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，至今未曾痊可。”管营道：“这汉端的像有病的；不见他面黄肌瘦，有些病症？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。此人既是县吏出身，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。”就时立了文案，便教发去抄事。宋江谢了，去单身房取了行李，到抄事房安顿了。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，都买酒来庆贺。次日，宋江置备酒食与众人回礼；不时间又请差拨、牌头递杯，管营处常送礼物与他。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，自落得结识他们。住了半月之间，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。

自古道：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”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，那差拨说与宋江道：“贤兄，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，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？今已一句之上了。他明日来时，须不好看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那人要钱不与他。若是差拨哥哥，但要时，只顾问宋江取不妨；那节级要时，一文也没！等他下来，宋江自有话说。”差拨道：“押司，那人好生厉害，更兼手脚了得。倘或有些言语

高低，吃了他些羞辱，却道我不与你通知！”宋江道：“兄长由他。但请放心，小可自有措置。敢是送些与他，也不见得；他有个不敢要我的，也不见得。”正恁的说未了，只见牌头来报道：“节级下在这里了。正在厅上大发作，骂道：‘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与我？’”差拨道：“我说是么？那人自来，连我们都怪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差拨哥哥休罪，不及陪侍，改日再得作杯。小可且去和他说话。”差拨也起身道：“我们不要见他。”宋江别了差拨，离了抄事房，到点视厅上，看时，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，高声喝道：“哪个是新配到的囚徒？”牌头指着宋江道：“这个便是。”那节级便骂道：“你这黑矮杀才，倚仗谁的势要，不送常例钱来与我？”宋江道：“‘人情人情’，在人情愿。你如何逼取人财？好小哉相！”两边看的人听了，倒捏两把汗。那人大怒，喝骂：“贼配军！安敢如此无礼，颠倒说我小哉！那兜驮的，与我背起来！且打这厮一百讯棍（拷打罪犯逼问口供用的棍子）！”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；见说要打他，一哄都走了，只剩得那节级和宋江。那人见众人都散了，肚里越怒；拿起讯棒，便奔来打宋江。宋江说道：“节级，你要打我，我得何罪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，是我手里行货！轻咳嗽便是罪过！”宋江道：“你便寻我过失，也不到得该死。”那人怒道：“你说不该死，我要结果你也不难，只似打杀一个苍蝇！”宋江冷笑道：“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，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？”那人听了这话，慌忙丢了手中讯棍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，你问我怎地？”那人慌了手脚，拖住

宋江问道：“你正是谁？哪里得这话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。”那人听了，大惊，连忙作揖，说道：“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！”宋江道：“何足挂齿。”那人便道：“兄长，此间不是说话处，未敢下拜。同往城里叙怀，请兄长便行。”宋江道：“好，节级少待，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。”

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，自带了银两，出来锁上房门，分付牌头看管；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，奔入江州城里来，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。那人问道：“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？”宋江怀里取出书来，递与那人。那人拆开封皮，从头读了，藏在袖内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答礼道：“适间言语冲撞，休怪，休怪！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只听得说：‘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。’往常时，但是发来的配军，常例送银五两。今番已经十数日，不见送来。今日是个闲暇日头，因此下来取讨。不想却是仁兄。恰才在营内，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，万望恕罪！”宋江道：“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。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，却不知足下住处，又无因入城，特地只等尊兄下来，要与足下相会一面，以此耽误日久。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；只想尊兄必是自来，故意延挨。今日幸得相见，以慰平生之愿。”

那人是谁？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。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：但出路时，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，把两个甲马（画有佛像的纸）拴在两只腿上，作起“神行法”来，一日能行五百里；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便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因此，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。

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。俱各大喜。叫那卖酒的过来，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，就酒楼上两个饮酒。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、众人相会的事务。戴宗也倾心吐胆，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告诉了一遍。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，才饮得两三杯酒，只听得楼下喧闹起来。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：“这个人，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下他。没奈何，烦院长去解拆则个。”戴宗问道：“在楼下作闹的是谁？”过卖道：“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，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。”戴宗笑道：“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。我只道是甚么人。——兄长少坐，我去叫了这厮上来。”戴宗便起身下去。不多时，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。宋江看见，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院长，这大哥是谁？”戴宗道：“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，姓李，名逵，祖贯是沂州县百丈村人氏；本身有个异名，唤做‘黑旋风’李逵。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。因为打死了人，逃走出来，虽遇赦宥，流落在此江州，不曾还乡，为他酒性不好，人多惧他。能使两把板斧，又会拳棍。现今在此牢里勾当。”李逵看看宋江问戴宗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戴宗对宋江笑道：“押司，你看这厮怎么粗鲁！全不识些体面！”李逵道：“我问大哥，怎地是粗鲁？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请问‘这位官人是谁’便好，你倒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；这不是粗鲁却是甚么？我且与你说知：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咄！你这厮敢如此犯上！直言叫唤，全不识些高低！兀

自不快下拜，等几时！”李逵道：“若真个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闲人，我却拜甚鸟！节级哥哥，不要赚我拜了，你却笑我！”宋江便道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那爷！你何不早说些个，也教铁牛欢喜！”扑翻身躯便拜。宋江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壮士大哥请坐！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。”李逵道：“不耐烦小盏吃，换个大碗来筛。”

宋江便问道：“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一锭大银，解（这里作当字解释）了十两小银使用了，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去赎那大银出来便还他，自要些使用。叵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！却待要和那厮放对，打得他家粉碎，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只用十两银子去取？再要利钱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利钱已有在这里了，只要十两本钱去讨。”宋江听罢，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，把与李逵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将去赎来用度。”戴宗要阻挡时，宋江已把出来了。李逵接得银子，便道：“却是好也！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。赎了银子，便来送还；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。”宋江道：“且坐一坐，吃几碗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了便来。”推开帘子，下楼去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。却才小弟正欲要阻，兄长已把在他手里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戴宗道：“这厮虽是耿直，只是贪酒好赌。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！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。他慌忙出门，必是去赌。若还赢得时，便有得送来还哥哥；若是输了时，哪讨这十两银来还兄长？戴宗面上须不好看。”宋

江笑道：“尊兄何必见外。些须银子，何足挂齿？由他去赌输了罢。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。”戴宗道：“这厮本事自有，只是心粗胆大不好。在江州牢里，但吃醉了时，却不奈何罪人，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。我也被他连累得苦。专一路见不平，好打强汉，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。”宋江道：“俺们再饮两杯，却去城外闲玩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。如此最好。”

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，寻思道：“难得！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，便借我十两银子。果然仗义疏财，名不虚传！如今来到这里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，没一文做好汉请他。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，且将去赌一赌。倘或赢得几贯钱来，请他一请，也好看。”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张乙赌房里来，便去场上，将这十两银子撒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把头钱过来我博！”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，便道：“大哥，且歇这一博，下来便是你博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要先赌这一博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便傍猜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傍猜！只要博这一博！五两银子做一注！”有那一般赌的却待一博，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，便叫道：“我博兀谁？”小张乙道：“便博我五两银子。”李逵叫声：“快！”（头钱全是背后叫“快”，全是正面叫“叉”）胳膊地又博个“叉”。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。李逵叫道：“我的银子是十两！”小张乙道：“你再博我五两；‘快’，便还了你这锭银子。”李逵又拿起头钱，叫声：“快！”胳膊地又博个“叉”。小张乙笑道：“我教你休抢头钱，且歇一博，不

听我口，如今一连博上两个‘叉’！”李逵道：“我这银子是别人的！”小张乙道：“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！你既输了，却说甚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没奈何，且借我一借，明日便送来还你。”小张乙道：“说甚么闲话！自古‘赌钱场上无父子’！你明明的输了，如何倒来革争？”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，口里喝道：“你们还我也不还？”小张乙道：“李大哥，你闲常最赌得直，今日如何怎么没出豁？”李逵也不答应他，便就地下掠了银子；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，都搂在布衫兜里，睁起双眼，就道：“老爷闲常赌直，今日权且不直一遍！”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，被李逵一指一交。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，要夺那银子，被李逵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。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，便出到门前。把门的问道：“大郎，哪里去？”被李逵提在一边，一脚踢开了门便走。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，都只在门前叫道：“李大哥！你恁地没道理，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！”只在门前叫喊，没一个敢近前来讨。

李逵正走之时，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，扳住肩臂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如何却抢掠别人财物？”李逵口里应道：“干你鸟事！”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戴宗，背后立着宋江。李逵见了，惶恐满面，便道：“哥哥休怪！铁牛闲常只是赌直；今日不想输了哥哥的银子，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，喉急了，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。”宋江听了，大笑道：“贤弟但要银子使用，只顾来问我讨。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，快把来还他！”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，都递在宋江手里。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，都付与他。小张乙接过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官人在

上：小人只拿了自己的。这十两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，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，省得记了冤仇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顾将去，不要记怀。”小张乙哪里肯？宋江便道：“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？”小张乙道：“讨头的、拾钱的和那把门的，都被他打倒在里面。”宋江道：“既是恁的，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；兄弟自不敢来了，我自看他去。”小张乙收了银子，拜谢了回去。宋江道：“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，是唐朝白乐天古迹。我们去亭上酌三杯，就观江景则个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。”戴宗道：“不用；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。”宋江道：“恁地时，却好。”

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。到得亭子上看时，一边靠着浔阳江，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。琵琶亭上有十来副座头。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，让宋江坐了头位，戴宗坐在对席，肩下便是李逵。三个坐定，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。酒保取过两樽[zūn]“玉壶春”酒，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；开了泥头，李逵便道：“酒把大碗来筛，不耐烦小盏价吃！”戴宗喝道：“兄弟好村！你不要做声，只顾吃酒便了！”宋江吩咐酒保道：“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，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。”酒保应了下去，取只碗来放在李逵面前；一面筛酒，一面铺下肴馔。李逵笑道：“真个好个宋哥哥，人说不差了，便知做兄弟的性格。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！”

酒保斟酒，连筛了五七遍。宋江因见了这两人，心中欢喜，吃了几杯，忽然心里想要辣鱼汤吃，便问戴宗道：“这里

有好鲜鱼么？”戴宗笑道：“兄长，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？此间正是鱼米之乡，如何没有鲜鱼？”宋江道：“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。”戴宗便唤酒保，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。顷刻造了汤来，宋江看见道：“‘美食不如美器’。虽是个酒肆之中，端的好整齐器皿！”拿起箸来，相劝戴宗、李逵吃，自己也吃了些鱼，呷几口汤汁。李逵并不使箸，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，和骨头都嚼吃了。宋江看见忍笑不住，呷了两口汁，便放下箸不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兄长，一定这鱼腌了，不中仁兄吃。”宋江道：“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吃，这个鱼真是不甚好。”戴宗应道：“便是小弟也吃不得；是腌的，不中吃。”李逵嚼了自碗里鱼，便道：“两位哥哥都不吃，我替你们吃了。”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，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，滴滴点点，淋一桌子汁水。

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，便叫酒保来，吩咐道：“我这大哥想是肚饥。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。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这里只卖羊肉，却没牛肉。要肥羊尽有。”李逵听了，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，淋那酒保一身。戴宗喝道：“你又做甚么！”李逵应道：“亘耐这厮无礼，欺负我只吃牛肉，不卖羊肉与我吃！”酒保道：“小人问一声，也不多话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只顾切来，我自还钱。”酒保忍气吞声，去切了二斤羊肉，做一盘将来放在桌子上。李逵见了，也不谦让，大把价拈来只顾吃；捻指间，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。宋江看了道：“壮哉！真好汉也！”李逵道：“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，吃肉不强似吃鱼？”

戴宗叫酒保来问道：“却才鱼汤，家生甚是整齐，鱼却腌了不中吃；别有甚好鲜鱼时，另造些辣汤来，与我这位官人醒酒。”酒保道：“不敢瞒院长说：这鱼端的是昨夜的。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，等鱼牙主人不来，未曾敢动卖，因此未有好鲜鱼。”李逵跳起来道：“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！”戴宗道：“你休去！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。”李逵道：“船上打鱼的不敢不与我。值得甚么！”戴宗拦挡不住，李逵一直去了。戴宗对宋江说道：“兄长休怪：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，全没些体面，羞辱杀人！”宋江道：“他生性是恁的，如何教他改得？我倒敬他真实不假。”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。

却说李逵走到江边，看时，见那渔船一字排着，约有八九十只，都缆系在绿杨树下。船上渔人，有斜枕着船梢睡的，有在船头上结网的，也有在水里洗浴的。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，一轮红日将及沉西，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。李逵走到船边，喝一声道：“你们船上活鱼，把两尾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应道：“我们等不到渔牙主人来，不敢开舱。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等甚么鸟主人！先把两尾鱼来与我！”那渔人又答道：“纸也未曾烧，如何敢开舱？哪里先拿鱼与你？”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，便跳上一只船去。渔人哪里拦挡得住？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，只顾便把竹笆箴来拔。渔人在岸上，只叫得：“罢了！”李逵伸手去舱板底下一绞摸时，哪里有一个鱼在里面？原来那大江里渔船，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，养着活鱼；却把竹笆箴拦住，以此船舱里

活水往来，养放活鱼；因此，江州有好鲜鱼。这李逵不省得，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，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。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。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，把竹篙来打李逵。李逵大怒，焦躁起来，便脱下布衫，里面单系着一条棋子布手巾儿；见那乱竹篙打来，两只手一架，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。渔人看见，尽吃一惊，却都去解了缆，把船撑开去了。李逵忿怒，赤条条地，拿了截折竹篙，上岸来赶打，行贩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。

正热闹里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。众人看见，叫道：“主人来了！这黑大汉在此抢鱼，都赶散了渔船！”那人道：“甚么黑大汉，敢如此无礼？”众人把手指道：“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！”那人抢将过来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吃了豹子心，大虫胆，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六尺五六身材，三十二三年纪，三绺掩口黑髯；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，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髻儿；上穿一领白布衫，腰系一条绢搭膊；下面青白皂脚多耳麻鞋；手里提条行秤。那人正来卖鱼，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，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，赶上前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厮要打谁！”李逵不回话，轮过竹篙，却望那人便打。那人抢入去，早夺了竹篙。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他下三面，要跌李逵，怎敌得李逵的牛般气力，直推将开去，不能够拢身。那人便望肋下擢得几拳，李逵哪里着在意里。那人又飞起脚来踢，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，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，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。那人怎生挣扎？

李逵正打哩，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，一个人便来帮住手，喝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李逵回头看时，却是宋江、戴宗。李逵便放了手。那人略得脱身，一道烟走了。戴宗埋怨李逵道：“我教你休来讨鱼，又在这里和人厮打！倘或一拳打死了人，你不去偿命坐牢？”李逵应道：“你怕我连累你？我自打死了一个，我自去承当！”宋江便道：“兄弟休要论口，拿了布衫，且去吃酒。”李逵向那柳树根头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跟了宋江、戴宗便走。行不得数十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骂道：“黑杀才！今番要和你见个输赢！”李逵回转头来，看时，便是那人，脱得赤条条地，匾扎起一条水裤儿，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；头上除了巾帨[zé]，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髻儿来；在江边，独自一个把竹篙撑着一只渔船，赶将来，口里大骂道：“千刀万剐的黑杀才！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，走的不是好汉子！”李逵听了大怒，吼了一声，撇了布衫，抢转身来。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，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，口里大骂着。李逵也骂道：“好汉便上岸来！”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；撩拨得李逵火起，托地跳在船上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：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，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，双脚一蹬，那只渔船，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。李逵虽然也识得水，苦不甚高，当时慌了手脚。那人更不叫骂，撇了竹篙，叫声：“你来！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赢！”便把李逵胳膊拿住，口里说道：“且不和你厮打，先教你吃些水！”两只脚把船只一晃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两个好汉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。宋江、戴宗急赶至岸边，那只船已翻在江里。两个

